

东厂西厂

弄权·奸猾·暗算 无所不用其极
密探·小人·杀手 全是缺德之人

長篇歷史小說

中国历史上
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

东方明◎著

东 西 与

長篇歴史小説
東方明◎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厂与西厂 / 东方明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104-02030-6

I. 东… II. 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137643号

东厂与西厂

著 者: 东方明

责任编辑: 李宝云

封面设计: Oak

出 版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: 新华书店

邮购网址: <http://www.republicbook.com>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420千字

印 张: 34.25

出版日期: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104-02030-6/I·811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)

目 录

上卷

- 
- 第一章 酒楼奇遇 /3
 - 第二章 乃王返京 /13
 - 第三章 皇帝的心事 /25
 - 第四章 西厂密计 /36
 - 第五章 密捕云珠子 /44
 - 第六章 东厂、西厂之斗 /54
 - 第七章 客店奇遇 /65
 - 第八章 瓦剌喇嘛落网 /79
 - 第九章 夜闯天牢 /91
 - 第十章 密救温格尔汗 /104
 - 第十一章 包围王府 /114
 - 第十二章 “蛇乘龙”：天象警告 /120
 - 第十三章 西厂酷刑 /130
 - 第十四章 王椅之计 /140
 - 第十五章 美女计施在太监身上 /148
 - 第十六章 死里逃生 /156
 - 第十七章 制毒专家之死 /165
 - 第十八章 弑帝事件 /176
 - 第十九章 查封乃王府 /188
 - 第二十章 酷审乃王 /196
 - 第二十一章 七王闯宫 /208
 - 第二十二章 西厂总督被绑架 /223
 - 第二十三章 火烧百岁观 /234
 - 第二十四章 西厂的末日 /245

下卷

- 第二十五章 皇帝的梦 /249
- 第二十六章 一桩谋杀太子的悬案 /260
- 第二十七章 夜盗密旨 /270
- 第二十八章 皇宫掘尸 /279
- 第二十九章 酷审宫女 /290
- 第三十章 凶手在锦衣卫 /299
- 第三十一章 绞闯王府 /307
- 第三十二章 兵马司衙门血案 /317
- 第三十三章 东厂刑 /323
- 第三十四章 得而复失 /332
- 第三十五章 钦犯落网 /343
- 第三十六章 割舌·丧命 /353
- 第三十七章 大闹皇宫 /363
- 第三十八章 参劾魏忠贤 /368
- 第三十九章 血写的“魏”字 /380
- 第四十章 太监变和尚 /389
- 第四十一章 诬陷平安王 /399
- 第四十二章 皇帝审案 /409
- 第四十三章 东厂弑妃 /421
- 第四十四章 真和尚·假和尚 /434
- 第四十五章 东厂劫狱 /447
- 第四十六章 访查密谕 /457
- 第四十七章 刑毙魏朝 /467
- 第四十八章 李代桃僵 /475
- 第四十九章 卜卦之谜 /483
- 第五十章 尚方宝剑架在魏忠贤的脖子上 /492
- 第五十一章 雪夜行刺 /503
- 第五十二章 死而复生 /512
- 第五十三章 绑架平安王 /519
- 第五十四章 办钦案的人成了钦犯 /531
- 第五十五章 东厂的末日 /542

东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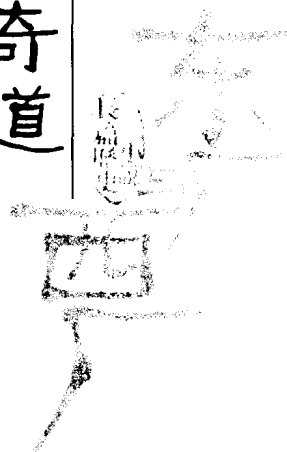
長篇小説
歴史小説

上卷

一个皇帝整天苦想什么？是杀人。他想尽办法要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杀掉他的堂弟。
他利用自己最忠实的走狗汪直指挥特务机构西厂进行策划……

酒楼奇道

第一章



秋雨绵绵。沿着起伏不平的山峰筑就的绵延到一望无际的远处的古长城，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。那巍然兀立的黑沉沉的城墙上，急急地奔跑着三匹马，时而被天空飘过的云团所遮掩，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出它们那矫健的雄姿。

为首那匹枣红马上的骑者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。圆脸上一对弯月眉，蝌蚪一样的眼睛，眼角微微下吊，冠玉一般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；身穿绿色软缎夹袄，外面套着一件红色大氅，脚上穿着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。枣红马的后面，一前一后跟着一匹白鬃马、一匹黄膘马，马背上骑着两个彪形大汉，一式的玄色衣衫，腰间佩着宽鞘腰刀。枣红马奔到一座倒塌了一半的烽火台前，那青年猛然一勒缰绳，随着一声长长的嘶叫，枣红马戛然驻足。后面的两匹马，也急停下来，嘶鸣不已。

红衣青年翻身下马，走到城墙边锯齿样的堞雉前，默不出声地站着，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静静地望着逶迤绵延到天边的群山。视野里，满山枯老的荆树，三尖两边形手掌似的叶片，有赤有橙有黄有紫，随着枝条的抖动，在沙沙的雨中不时颤动着。一阵秋风扫来，卷起无数片五彩斑斓的叶子，像受了伤的蝴蝶似的在空中漫无边际地飘动着。

如丝如缕的雨水，无声地落在红衣青年的身上，沾湿了他的衣衫，连那双牛皮靴子也被淋得湿漉漉的，在秋雨中闪着幽暗的光泽。那两个同样淋湿

了衣服的彪形大汉，悄无声息地走上前去，一左一右在红衣青年身后站下，好似担心他会突然爬上城墙，朝那数十米深的山坡一跃而下似的。

一阵秋风吹来，红衣青年打了个寒战，跟着就是两个响亮的喷嚏。

右边那个大汉小声道：“爷，您受凉了，咱们回去吧？”

红衣青年转脸看看他，又看看另一个，轻声问道：“你们也让雨打湿了，有些儿冷吧？”

“爷，奴才冷没关系，主要是您不要受凉！”

另一个大汉说：“都怪奴才大意了，出门时见没下雨，忘了带油衣。”

红衣青年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连日在屋里闷坐着，心里憋得慌，头脑也昏昏沉沉的，出来骑马奔驰，吹吹风，淋淋雨，可是很有趣味的。”

“爷说得极是，奴才笨拙，没想到这一层。”

红衣青年指着山下被树林遮隐只露出一些屋角的方向，问道：“那里是何处？”他的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，说话声音清晰而又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，显出一种温存又不失富贵子弟的尊贵威严。

“回爷话，那里是五通镇，是这一带一个小小的热闹处所。”

“既是镇子，必有酒家。咱们下去喝几杯，驱驱寒气。”

三人翻身上马，往前走了一段，找到一处往下的石头坡道，顺着山坡往下去，不一会儿就进了镇子。这是一个只有二三百户百姓的小镇，但是由于位置处于三省交界处，镇旁又有驿道通过，来往客商旅人多，所以镇里商铺很多，光酒店就有七八家。三人牵着马在湿漉漉、滑溜溜的石板道上走了片刻，在一家字旗高飘的二层酒楼门口停下。红衣青年说：

“这家看上去显得洁净些，就在这里吧！”

“听爷吩咐！”

守在楼檐下的店小二早已迎上前来，又是弯腰又是作揖，满脸堆笑道：“三位爷们儿眼力可真不错！咱这‘鸿兴楼’可是三省闻名的，酒醇、肉香、菜美、果甜，当年洪武爷西征……”

“少啰嗦！”一个彪形大汉喝道：“头前引路！”

“大爷，小的遵命！”店小二接过三人手里的马缰绳，吆喝道：“小毛子出来恭迎三位爷们上楼！这马，小的牵往后院棚子下拴着，少不得草料伺候。”

被唤作“小毛子”的其实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点头哈腰把三人引进

店里，领往楼上。三人上得楼去，楼上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，东西墙边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，看样子是准备根据客人的需要用来分隔雅座的。下雨天，喝酒的人不多，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，四个人，正在行令吃酒，众人喝得兴致勃勃，都有点醉醺醺的，见他们三人上去，也都没有在意。这一桌的邻桌坐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，戴着青缎瓜皮帽，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，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，千层底冲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。此人身材不算魁梧，却是方头大脸，一脸横肉，凶神恶煞一般。他的面前摆着一桌子菜，一个小厮垂手侍立一旁，随时斟酒伺候。听见三人上楼，他转过脸来瞟了一眼，目光在红衣青年脸上稍一停留，又回到桌上，自顾喝酒吃菜。

三人隔开一张桌子坐下，小毛子先给红衣青年把大髦解下，送往灶下去烘了，这才奉上热茶，垂手恭问：“爷们儿点些什么？”

两个侍从的彪形大汉解下腰刀放在空着的凳子上，其中一个说：“来一坛子好酒，灶上去热一热。菜？黄牛肉、山羊肉各切两盘，时鲜菜蔬、水果也弄一些上来！哦！再上一盘活鲤鱼，味道鼓捣得好些个！”

“爷们儿，好酒、牛羊肉、菜蔬、水果全有，只是没鱼。五通镇距黄河三百里，别说鲜活鲤鱼了，死鱼都没有。不过，敝号今天刚宰杀一头活鹿，给爷们儿奉上鹿肉炖口蘑和鹿血鲜羹，准保味儿极佳，如何？”

那青年把头微微点了点，点菜的大汉便说：“如此也好！搞得快些个！”

“爷们儿放心，马上侍弄好！”

片刻工夫，酒菜都送上来了。两个彪形大汉给那青年斟酒、布菜忙个不停。那青年笑道：“龙儿、虎儿，在外面，咱们尽可随便一些，既然同桌而坐，就该同桌而食，不必拘束、客套。”

“爷，奴才遵命！”

龙儿、虎儿嘴里这么说，手里还是忙个不停，两个伺候主人连饮了三杯，方才自饮，眼睛还不时望着主人面前，一个斟酒，一个拣菜，绝不让主人面前的酒杯、碟子空着。如此吃喝了一会儿，忽听得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不一会儿便走上两个人。前一个是个道士，四十来岁，容貌怪异，额头凹陷，眉长半寸，圆眼，厚唇，大蒜鼻子，也没穿八卦衣，只头上挽个髻儿，披着雷阳巾，背上插着一口剑，无剑鞘，是木头的。道士后面，跟着一个小叫花子，十二三岁样子，个头又矮又瘦，穿着一身脏兮兮的、补丁叠补丁的夹袄，已经分辨不出原先的颜色了，一张脸上沾了一半泥，一双滴溜溜转的

眼睛只动了动，便把几个食客尽收眼底。

道士在一副座头前站下，抬头看了看天花板，又低头望了望地下，这才坐了下来。对左右邻桌上的几位，他根本没看一眼，就像两张桌上都无人似的。连靠窗那桌上的行令喧哗也没惊动他。小二哥走上前去，摘下搭在肩膀上的抹布，一边象征性地揩着桌子，一边问道：“这位师父，想用点什么？”

道士嘴一动，开腔了，声音洪亮，满楼皆闻：“好酒、牛肉、羊肉，但有，只管拿来，休问！”

小二哥显然是怀疑这个穷道士的支付能力，但又不便直说，只好小心翼翼绕着圈子问道：“师父是出家人，也动荤腥？”

道士说出的话却是不尴不尬：“原本不动，自出家以来，天天都动。”

小二哥无言以对，只好去楼下取来一瓶酒、牛羊肉各一盘，放在道士面前。道士也不吭声，倒了一杯酒，慢慢地吃喝起来。

那小乞丐身无分文，没胆量坐上座头点酒菜。站在地当中转头扭颈望着各张桌子上的酒菜，嚅动着嘴唇不时咽口水。片刻，他的目光停留在戴缎瓜青皮帽的主儿那里，稍一犹豫，终于迈开了步子，一步一步地挨上前去。走到“瓜皮帽”旁边，黑而肮脏的双手捧着那只寸身不离的破碗，小心翼翼地伸上前去：

“老爷，可怜可怜小叫花，恩赐点儿残羹剩菜。老天爷睁着眼呢，瞧您老爷子行善积德，准保佑您老长命百岁，公侯万代！”

“瓜皮帽”也斜着眼睛瞟了瞟小乞丐一眼，目光凶狠且不耐烦。伺候他的小厮走过来，挥手道：“去！去！去！举人老爷心情不畅，没心思施舍你，滚开！”

小乞丐退后两步，又求告起来，那声音比先前提高了半度。

“瓜皮帽”大为恼怒，咳嗽了一声，伸出手只一拍，把小乞丐手里的瓷碗拍落在地下，摔了个四分五裂。小乞丐吓得全身一抖，稍一愣怔，哭叫道：“你砸了我的碗，赔来！”

“瓜皮帽”嘴唇边上浮起一丝轻蔑的笑意，刚要开口说什么，小乞丐突然抢上前去，冷不防伸出手来，从桌上的一个盘子里抓了一把酱牛肉，转身就往楼梯口逃。

“给我逮住！”“瓜皮帽”大喝一声。

小厮急步奔上去，把一只脚刚往下跨的小乞丐夹脖子一把揪住，连拖带

拎擒到举人老爷面前。“瓜皮帽”二话不说，抬手就是一掌，把小乞丐打了个满脸花：“小兔崽子，胆大包天，青天白日竟敢当众抢劫！”

小乞丐身子一歪，倒在地下，“哇”地大哭起来。

“瓜皮帽”咆哮道：“小狗杂种你还哭？李僮——”

小厮垂手而立：“老爷！”

“拿我的片子，送他去巡防所衙门去。你对张老爷说，就说是我托付他的，把这小狗杂种打上五十板子，关押一月，让他死在那里得了！”

小乞丐一听，哭得更响了，边哭边在地下打滚，滚得很有章法：准确地往楼梯口滚，所过之处，先前被小厮拖过去时掉在地下的酱牛肉都给捡了起来，一块没拉下。他刚滚到距楼梯口三尺处，便被小厮赶上，一把揪住：“小叫花，跟我去巡防所！”

小乞丐拼命挣扎，哭倒不哭了。

“瓜皮帽”大声喝道：“带过来！”

小厮重新把小乞丐拖到“瓜皮帽”面前。“瓜皮帽”冷笑道：

“哼哼！小狗杂种，你也知道巡防所不是个好去处？你也知道‘好死不如赖活’？”

小乞丐跪在“瓜皮帽”面前，磕着头：“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！”

“饶命可以，不过，你得做件事儿——”“瓜皮帽”咳嗽一声，吐了口浓痰：“你把这个舔掉，吞下肚子，咱们这笔账就算清了，你滚出五通镇就是了！”

小乞丐泪眼朦胧地望着地下那摊黏糊糊的黄色分泌物，犹豫片刻，双手撑在地下，正要低头去舔，忽听见一声断喝：“慢！小叫花，你站起来！”

小乞丐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是那个穿绿色软缎夹袄的“爷”在说话，他那张冠玉一般的白脸上泛着些许红晕，一双眼睛里透着愤怒的神色。小乞丐犹豫着，不知是否要听“爷”的话。坐在“爷”下首的龙儿站起来，走过来一把将他拎起来，像提小鸡似的直提到“爷”的面前。

“爷”把一盘五香卤羊肉递到小乞丐面前：“吃吧！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乞丐大口嚼着羊肉，嘟嘟囔囔地回答道：“回老爷话，小人叫狗剩儿。”

“爷”正待再问什么，那举人老爷发话了：“呸！哪搭儿钻出来的歪狗腿子，竟敢到这五通镇来撒野，也不打听打听咱郝举人是什么人？”

话音刚落，“爷”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：“砰！龙儿、虎儿——”

龙儿、虎儿站起来：“奴才听爷吩咐！”

“与我将这东西斩了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铮”的一声，两把钢刀同时出鞘。龙儿、虎儿一个箭步跃向“瓜皮帽”郝举人面前，二话不说，举刀便砍。那郝举人见势不妙，顿时脸色煞白，大叫“救命”。他那个十八九岁的小厮忠心护主，挺身上前，挡住龙儿、虎儿，作揖道：

“爷们儿，有话好说！”

那穿绿缎夹袄的“爷”恨得咬牙切齿，一迭声说：“斩了！斩了！斩了！”

小厮一看情势似无挽回余地，竟不顾一切地朝龙儿、虎儿扑上前来，伸出双手夺刀，一面叫道：“老爷您快走，休管小人！”

这小厮倒是练过武功的，把手成鹰爪状叨向龙儿持刀的手腕的同时，飞起一脚踢向虎儿胸前。但龙儿、虎儿既是“爷”的专职保镖、贴身侍卫，自是身手不凡，那龙儿只将臂膊略略一转，朝伸过来的手上轻轻一磕，便把小厮弹出两丈开外，往后一跤跌翻在地，把楼板撞得砰然作响。

与此同时，郝举人已经站立起来，并且迈出了几步，但马上被虎儿拦住去路，喝声“你往哪里逃”，扬臂举刀便砍。这时，靠窗一桌那四个酒客早已停止行令吃酒，又惊又呆地望着这边；楼下的小二哥、小毛子听见楼上声音不对，也已经奔上来了，站在一边，见龙儿、虎儿气势汹汹，哪敢上来劝？众人眼见得明晃晃的钢刀即将落到郝举人的脖颈上，惊得齐声叫起来：

“啊！”

那尾音拖得长长的惊叫声还没消失，发生了一桩奇怪的、不可思议的事——虎儿手里那把钢刀突然不翼而飞了！

在场的十几双眼睛全都盯着虎儿和郝举人，钢刀是视线焦点，但谁也没看清钢刀是怎样从虎儿手里消失的。那虎儿更是惊得目瞪口呆，愣了一愣才转头扭颈四下东张西望寻找，但哪里有钢刀的踪影？

事情蹊跷！但没阻住“爷”的怒火和意图，他朝龙儿看了看，下巴颏朝呆若木鸡站在那里的郝举人努了努。龙儿点了点头，一个窜跃掠过犹自在地下挣扎着尚未爬起来的小厮，扑向郝举人。他双脚尚未落地，手中的钢刀已

经高高举起，借着身体下坠的劲力猛地一刀朝郝举人砍去：“着！”

众人看得很清楚，那把寒光闪闪的钢刀几乎已经挨着郝举人的脖颈了，但就在这时，同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又发生了——那把刀又从龙儿手中不翼而飞了！

“怪事！”龙儿不胜惊讶地叫着，和虎儿一样，先是把头转来转去，四下里寻找，连天花板、地下都一一看过。然后，他把视线转向众人，在郝举人、小厮、小乞丐、四个行令吃酒食客、小二哥、小毛子脸上——扫过，最后停留在那个道士的脸上，略一沉思，朝那张桌子走去。

“妖道，是你在捣鬼？”

龙儿这么一说，虎儿也恍然大悟，一个箭步抢过来，与龙儿一左一右逼向道士两侧：“好你个牛鼻子道人，敢坏爷们儿的事！你长了几个脑袋？”

那道士坐在那里，先前凡是朝他投过视线的人都看到他在不停地大杯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但此时发现他面前的酒瓶子仍然是满的，那两盘牛、羊肉也依旧堆得满满的，并且排列整齐。众人无不吃惊，有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有的啧啧称奇，有的窃窃私语。龙儿、虎儿上去兴师问罪时，道士正在大嚼牛肉，顿了顿，咽了下去，这才咧开了嘴巴，却不是说话，而是大笑：“哈！哈！哈——”

笑声甫停，道士一抬胳膊，“当啷”一声，两把钢刀从他袖口里滑出来，掉落在地下。龙儿、虎儿弯腰捡起来，定睛细看，刀柄上的名字赫然入目，分明是他们的腰刀！

“哈！哈！哈！物归原主。”

龙儿、虎儿还刀入鞘，站在道士面前，不无惊奇地望着对方。他们弄不明白这么两点：以他们的武功，不敢说“走遍天下无敌手”，但在五通镇这种弹丸之地，应该说是数一数二的，何以紧握在手里的钢刀竟会被这道人轻轻松松、不露痕迹地掠走；这道人穿的衣衫、袖管并不大，看上去与常人无异，却竟藏得下两把钢刀，而且还能轻松自如地端杯喝酒？

不单是龙儿、虎儿觉得惊奇，在场所有人都怔怔地望着道士。半晌，那穿绿缎夹袄的“爷”站起来，在原处朝道士拱拱手，笑吟吟问道：“先生贵姓，仙号如何称呼？”

道士站起来，揖了一揖又坐下，回答道：“贫道法名云珠子。”

“爷”也坐下，脸上笑容依旧：“先生在哪座仙山参修？”

“贫道四海为家。”

云珠子说着，朝龙儿、虎儿看看，含笑道：“贫道适才和二位壮士逗着玩儿，望二位切莫见恼。”

龙儿不吭声。虎儿望着云珠子，粗声道：“师父的行状太奇特了！”

“哈！哈！”云珠子笑道：“贫道是出家人，出家无家，四海皆家，周游天下，见怪不怪，这‘奇特’之举，见着学着，数十年下来，倒也积累了几手。”

这时，众人围拢上来，七嘴八舌请云珠子露几手，给大家开开眼界。

云珠子笑了几声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，朝小乞丐看着：“你且把这杯子拿着，端平了！”

小乞丐遵命，双手捧杯，肃立不动。

云珠子漫不经心地抬起右手，袖口拂了一拂：“看看杯中！”

众人一看，酒杯竟已满了；闻闻，酒香扑鼻。

“拿来！”

小乞丐奉上酒杯，云珠子擎在手里，眼睛望着众人：“这杯中有酒否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错矣！”云珠子把两个指头伸进酒杯，轻轻一扳，那瓷杯竟如皮革一般地被翻了过来，仍是一个酒杯，未见一滴酒掉落下来，令众人目瞪口呆。

“杯中有酒否？”

“没……有。”

“错矣！”云珠子把酒杯放在桌上，众人看去，仍是一满杯酒！

云珠子望着“爷”：“这位客爷方才想吃鲜活黄河鲤鱼，未能遂愿？”

“爷”迟迟疑疑地点了点头。

“此有何难？待贫道钓来献与客爷前，为爷助兴！”

云珠子把小二哥叫到面前，从他肩上取下抹布，撕下拇指宽、长一条，左手两指捏住，右手两指边捻边拉，须臾间便成了一根丈许长的钓线。他把钓线拿在手里，四下里乱拂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一条尺余长的黄河鲤鱼落在小二哥的面前，鲜龙活跳，尾巴把楼板打得“啪啪”作响。

“送往厨下，烹来给这位客爷下酒！”

众人自是啧啧称奇。先前那不可一世的郝举人走到云珠子面前，躬身深揖：“拜谢师父救吾性命！李僮，取十两银子奉谢这位仙师。”

小厮从怀里掏出一个银元宝，双手奉上。云珠子接过来，在手里掂了两掂，递给小乞丐：“这位小兄弟，此银权作先前一掌之偿吧。”转脸问郝举人：“公有何求？”

郝举人作揖道：“在下有一疑难事求教于仙师。”

“道来。”

“贱内怀胎将生产，不知生男生女。在下家产颇丰，然膝下无子……”

云珠子点点头，打断道：“明白了！你写个字吧，贫道与你一测便可知晓。”

郝举人让小二哥取来纸笔，想了想，写下了一个巴掌大小的“也”字，放下毛笔，双手捧着送到云珠子面前。

云珠子一看，便侃侃道来：“咦！尊夫人可是个‘绝户’呀，父母兄弟、近身亲人已经无一人健在了！因这‘也’字加‘人’字，则是‘他’字，现在只见‘也’而不见‘人’，所以只剩她一人了。唔，尊夫人的家产也差不多完了，因为‘也’字加‘土’则为‘地’，现在只见‘也’而不见‘土’，所以她并无什么家产。郝举人，贫道所测的是实情吧？”

郝举人点头如公鸡啄米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云珠子喝了一口酒，又开腔道：“尊夫人怀胎已经足日，唔，必然有十三个月了！”

“啊！”众人皆惊。

云珠子旁若无人，又说：“因这‘也’字，中有‘十’字，两边两竖，加上下面一画，一共是十三。”

“仙师，贱内怀的是男是女？”

“非男非女。”

“啊？！！”

“‘也’字加‘虫’则为‘蛇’字，令尊夫人所孕，大概是蛇妖一类的东西。但看不到虫，所以还不至于为害。”

“啊！”郝举人声音颤抖，大汗淋漓。

这时，楼梯上一阵脚步声，急奔上来一个家仆装束的汉子，见到郝举人，松了一口气，作着揖气喘吁吁道：“老爷，夫人生……生了！”

“生……生了什么？”

“生了一盆蛇，大大小小足有百十条！”

郝举人大叫一声，昏厥于地。旁边那小乞丐笑得眼睛没缝，拍手顿足，幸灾乐祸。小二哥看不下去，把他叉了下去。小厮给主人掐人中、灌水地忙了一阵，总算把郝举人救醒了。郝举人双膝跪下，问道：“仙师，此等罕见不幸横降在下头上，此为何故？”

云珠子喝着酒道：“此乃汝平时为富不仁，仗势欺人，横行乡里之故。汝若从今停止作恶，行善积德，以贫道之测，尚有生子育孙之望。”

“多谢仙师指点。”

郝举人说着，拜了三拜，站起来，朝众人作了个罗汉揖，由小厮搀扶着下楼而去。

郝举人走后，云珠子招呼小二哥结了账，站起来也要走。那“爷”赶紧上去，作揖道：“先生此去何处？”

“贫道四海为家，无谓‘去’、‘来’之说。”

“小生有一请求，未知先生允否？”

“道来。”

“小生寒舍离此间不过七八里之遥，不知先生能否屈尊光临，小生与先生一聚为快！”

“可也。”

“多谢先生！”

“爷”披上已经烘干了的红色大氅，和云珠子并肩下楼，出了店门，龙儿、虎儿腾出一匹坐骑让云珠子乘坐，四人三骑扬长而去，很快就消失在灰蒙蒙的雨雾之中。